

不 是 這 样 說

城關廟小學 香良鋐 劉
第二年級生

嗚嗚嗚——嗚嗚嗚——汽車

來了。母親挽着珍姑的手，急忙

跨在一邊。自己很快的過去了

珍姑忽然向她說道：「這車

在這樣的喚呢要是車裏的人

吃飯過多。吃屁吧！」母親

搖搖手，搶着說：

主人家內最喜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新编丛书





中国现代
作家作品
新编丛书

穆旦作品新编

李怡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穆旦作品新编/穆旦著;李怡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新编丛书)

ISBN 978-7-02-008612-2

I . ①穆… II . ①穆… ②李… III . ①中国文学: 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 ①I21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3082 号

责任编辑: 杜丽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史帅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7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5.5 插页 2

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978-7-02-008612-2 定价 28.00 元

前　　言

穆旦(1918—1977),本名查良铮,浙江海宁人,生于天津,幼时天资过人,六岁便在天津《妇女日报》上发表了习作,十一岁考入南开学校后文学才华更有了进一步的展示,《南开高中生》杂志上频频出现他的诗歌和散文,也就在1934年秋季出版的《南开高中生》第4—5合刊上,查良铮在发表的散文诗《梦》时,第一次署名“穆旦”。

1935年,十七岁的穆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同时继续从事诗歌创作。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穆旦随清华迁入长沙,接着又随校西迁,徒步远征达三千五百华里,就读于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大。正是在这一次中国现代教育史上非凡的“长征”中,穆旦真切地目睹了中国偏远的西南部那些挣扎于生死线上的底层的苦难,对于一个一直生活于中国都市与静谧校园的文学青年而言,其震惊不亚于一场精神世界的地震,它引导诗人开始重新发现周遭的生存真相。

1940年8月穆旦毕业留校任助教。从1938年到1942年,穆旦在西南联大学习和工作的四年中,创作和发表了大量的诗作,这些作品以冷峻目光审视现实,以深邃的思考叩击人生,初步显示了诗人极具个性的艺术追求。《还原作用》《五月》《摇篮歌》《控诉》《赞美》《诗八首》

等重要诗篇就出自这一时期。

1942年2月，穆旦参加中国远征军，奔赴缅甸抗日战场，仅仅三个月后，他便亲历了一场无比残酷的战斗，“那是1942年的缅甸撤退，他（穆旦）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的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毒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在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森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蝗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达八日之久。但是这个二十四岁的年青人，在五个月失踪之后，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虽然他从此变了一个人，以后在印度三个月的休养里又几乎因为饥饿之后的过饱而死去，这个瘦长的、外表脆弱的诗人却有意想不到的坚韧”^①。这样生命极限状态的体验，在把穆旦一次又一次推向绝望边缘的时候，也极大地丰富了他的艺术灵感。“痛苦出诗人”，大概没有比穆旦更能印证这句格言的真实性了。

1943年以后的五六年中，穆旦辗转于昆明、重庆、贵阳、桂林、沈阳、北平等地，工作变换不定，生活困顿，却写作不辍，而且诗风更加冷峻和成熟。他笔下的抗战既有别于解放区诗歌的乐观开朗，也有着比“七月派”诗人更加深厚的“浓度”和更加强大的思想力度。1945年，其第一部诗集《探险队》由昆明文聚社出版，1947年，诗人在沈阳自费出版了第二部诗集《穆旦诗集（1939—1945）》，1948年，诗集《旗》列入

^① 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原载《穆旦诗集》，引自曹元勇编《蛇的诱惑》第2、3页，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

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九集，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推出。

1949年8月，穆旦赴美留学，与夫人周与良同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学习，1953年夫妻两人分别以英美文学硕士和生物学博士的身份回到了新中国，任教于天津南开大学。从这一年开始直至1958年，穆旦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俄国诗歌的翻译中，这位英美文学硕士不仅在英诗中译上出类拔萃，而且他早就在研习俄文以期为新中国所用了，所以俄文翻译同样十分出色。只可惜，他这颗报效祖国的拳拳之心并没有为一个扭曲的年代所接受，1958年12月，穆旦被宣布为“历史反革命”，从此开始了反反复复的漫长的“监督劳动”生活。虽然他再也没有机会登上讲台，再也没有机会看到自己诗集的出版，但依然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埋首书案，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唐·璜》《丘特切夫诗选》及一批艾略特、奥登等人的英美现代诗歌译作^①。尤其让人感动的是，在1976年，在“黎明前的黑暗”里，穆旦复苏了的诗的灵感又催生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作，在像《智慧之歌》《理智和感情》《演出》《城市的街心》《冥想》《自己》《沉没》这样的作品里，我们又一次看到那犀利而深刻的穆旦！很难想象，一个被剥夺了创作自由近二十年的诗人竟能保

① 穆旦已出版的译著共十六种，包括普希金诗集七种：《青铜骑士》（1954，上海平明）、《波尔塔瓦》（1954，上海平明）、《加甫里颂》（1955，上海平明）、《普希金抒情诗集》（1957，上海新文艺）、《普希金抒情诗二集》（1957，上海新文艺，“文革”中重新修订后更名为《普希金抒情诗集》，上下册，上海译文）、《欧根·奥涅金》（1957，上海新文艺）、《高加索的俘虏》（1958，上海新文艺）。其他诗集七种：《拜伦抒情诗选》（1957，上海新文艺，“文革”中重新修订，上海译文）、《布莱克诗选》（1957，人民文学）、《雪莱抒情诗选》（1958，人民文学）、《济慈诗选》（1958，人民文学）、《云雀》（雪莱，1958，人民文学）、《唐·璜》（1980，四川人民）、《英国现代诗选》（1985）、《艾略特和奥登诗选》。文艺理论译著二种：《文学原理》（[苏]季摩菲耶夫，1955，上海平明）、《别林斯基论文学》（1958，上海新文艺）。

持如此强劲的力量,当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家的精神都被摧残得千疮百孔,当诗人的卑微和苟且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司空见惯的现实,穆旦沉默的挺立让人惊叹。

遗憾的是,穆旦终于没有能够带着他的思想走入新时期诗坛,1977年2月26日,就在我们新的时代刚刚开始的那个严冬,诗人不幸病逝。

穆旦的诗歌是他对人生与生命苦难体验的发掘与反思,凝结着诗人的痛苦的智慧。理解穆旦,就必须首先理解和体察他所经历的种种人生苦难。

因着抗战时代写作起步,穆旦诗歌中首先扑面而来的还是那些反映抗战体验的作品,诸如《合唱二章》《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从空虚到充实》《赞美》《出发》《旗》《给战士——欧战胜利日》《野外演习》《一个战士需要温柔的时候》《七七》《先导》《农民兵》《反攻基地》《通货膨胀》《轰炸东京》《森林之魅》等。与我们经常谈到的一些抗战文学——包括抗战歌谣、街头诗,包括解放区的抗战作品等——不同,穆旦诗歌中表达的不是简单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怀,也很少那种单纯的乐观与开朗,他将自己在战争年代中所经受的种种苦难,上升为“人与战争”“生命与战争”等形而上问题的执著探索。例如,在我们已经熟悉的抗战文学中,一支抗日军队整装待发的勃勃雄姿总是那样大义凛然,它足以让山岳动容,令侵略者胆寒,但是,穆旦的观察却大有不同,在《出发》中,他思考的是“告诉我们和平又必需杀戮”——无论从哪一个角度上讲,战争最终所完成的都是对生命的杀戮,战争必须用战争来结束这样一种定律同时也注定了损害与灾难的不可避免性。对比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文学,我们就会知道,经历过抗战苦难的中国文学恰恰鲜

有关于战争本身的更高反思，在这个意义上，穆旦的《出发》是一位现代思想者孤独的“先行”和孤独的“出发”。

深邃的观察让穆旦在任何时候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即便是对于民族精神的呼唤，也充满忧患与警觉。名诗《赞美》常常被我们提起，因为其中不断重复着“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铿锵表白，然而，我们却不能将《赞美》简化为这样一句慷慨激昂的陈词，因为在反复陈词的同时，诗人继续不断讲述着这个民族远未结束的悲哀、屈辱与无奈，也就是说，这里的激昂并不完全等于那些单纯的爱国主义的乐观，它可能更代表着诗人“向死而生”、反抗绝望的自我精神挣扎。

穆旦诗歌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主题可以概括为“成长的受难”。在《还原作用》《我》《摇篮歌——赠阿咪》《控诉》《幻想底乘客》《裂纹》《线上》《被围者》等作品中，我们都能读到一个年轻的生命如何被周遭世界所侵蚀、所异化的种种体会。在这里，婴孩、儿童以及一切稚嫩的青春的生命都被假定是淳朴、无辜与洁净的，而走向成人社会与复杂世界的过程则充满了人性的污染、扭曲和蛀蚀。在《线上》一诗里，诗人绝妙地将异化的人生比喻为一条由别人规划完毕的流水线，每一个青春的生命都注定要结束幻想，在这条“线上”接受生活的改造。

警惕和批判文明世界对生命的“异化”，可谓是世界现代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之一。穆旦的“成长的受难”主题不仅体现了对这一世界性话题的呼应，同时也具有自己批判的深度与独特性：诗人对生命异化的警戒与他对中国传统文明的批判相互联系，在他看来，不断使得我们自我沦丧的既有传统专制社会的格局如“一个奴隶制度附带一个理想”（《幻想底乘客》），更有我们在文化中已经习以为常的心态与思维，在《成熟二章》（后来改名《裂纹》）中，诗人几乎是痛心疾首地控诉着

“那改变明天的已为今天所改变”。

此外,穆旦还用相当的篇幅为我们展示和探讨了生命本身的种种矛盾和荒诞,揭示出了中国现代新诗中前所未有的现代主义主题。经常被人们提及的是《诗八章》。《诗八章》(后来改名为《诗八首》)是一组关于“爱情”的系列作品,然而却根本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爱情诗的惯常模式:这里既没有关于美好爱情的幻想与讴歌,也没有追踪因为个人爱情得失而生成的悲喜,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抒情诗,更准确地说,是关于爱情与生命过程荒诞本质的理性的审视和思考。整个作品的展开过程,仿佛就是爱情与生命这一荒诞过程发动、发展直至最后终结的全过程,穆旦以组诗的方式模拟着这一过程,不断表达自己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和置疑。以冷峻的笔墨重新演绎热烈的爱情主题,这是中国诗歌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大地推进了中国新诗的思想深度。

穆旦值得注意的诗歌还有《出发》及《五月》等,前者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他对人生矛盾的复杂的理解,后者体现了诗人艺术处理的奇异与独特。

穆旦的出现曾经为沉寂的中国诗坛注入了一道生命的活水,令人振奋,催人警醒。然而,在一个更需要现实斗争,更需要群体解放的时代,其独特的个人思想似乎并没有赢得更多的喝彩,而继之而来的一个充满理想的新社会也并不乐意接受这位诗人的太多的苦难,于是,就像一颗巨大的彗星、一道夺目的闪电,诗人迅速划过上个世纪40年代的夜空,消失在昏蒙蒙、雾沉沉的地平线上。重新“发现”穆旦已经是80年代以后的事情了。

然而,穆旦的全部诗作(还包括他在无法写诗的年代留下的数量庞大的译作)已经成为了20世纪中国文学最重要的遗产之一,新时期

的中国读者也因为有了对穆旦的重新“发现”而获得了空前的兴奋，从某种意义上说，重新“发现”穆旦是重获新生二十多年来中国诗歌界和中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穆旦的人生苦难以及由这苦难而凝结成的诗歌智慧，已经成为了中国读者的一笔最可宝贵的财富。

归纳起来，穆旦诗歌的文学史价值至少包含了这样三方面的内容：

一、在体验人生苦难、表现生存痛苦、思索生命意义的诗歌创作中，穆旦真正接通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潮流，抵达了20世纪的最前沿，其诗歌题材选择的新异性和处理题材的深刻性，至少在好几代中国诗人那里都是不曾有过的。

在穆旦笔下，现代社会的喜怒哀乐，生命本体的矛盾困惑被丰富地呈现了出来，获得了全面而深刻的表现。在二三十年代的象征派、现代派诗人那里，我们读得更多的是古典的含蓄与隐晦，而到了穆旦诗歌，则代之以真正的现代主义式的挣扎与纠缠，这是一种新的时代主题、新的美学原则。在如《城市的舞》这样的观察中，都市呈现出了与传统中国乡村完全不同的形态，让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我们想象中的“诗意”。

二、穆旦诗对于苦难的所有表达都建立在对现代中国人特殊遭遇的基础之上，换句话说，虽然他自觉地接通了与西方现代主义美学的联系，但是却没有重复和模仿西方现代诗歌的具体内容。

穆旦的诗歌感受均来自于他个人对现代中国生存的深入体验，来自“一个封建社会搁浅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五月》）。虽然穆旦和影响过他的西方现代主义诗人都关怀着人存在本身的种种荒诞与悖谬，但相对而言，还是穆旦诗歌主题的现实性最强，他一系列关于存在本身的思考都最终来自现实生存的“问题”，在诸多“形而上”追问的背后，

都不难找到某种现实生存困境的解释：或者是战争对中国知识分子稳定生活的破坏，或者是体制化的社会对青年理想的毁灭，或者是个人感情世界的某种危机；更有学者认为：“他的诗主要地不是对生命现象作心理和哲学的思考，而是对社会现实进行心理和哲学的思考。”^①正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可以认为穆旦的诗歌不仅是现代的，而且属于中华民族的。

三、在诗歌艺术上，穆旦成功地探索了以严密逻辑蕴涵诗意的新的汉语抒情方式，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诗歌抒情方式的现代变革。“在抒情方式和语言艺术‘现代化’的问题上，他比谁都做得彻底”^②。

穆旦一反中国诗歌限制语言的“雅言”传统，大量征用现代事物与白话口语入诗，如勃郎宁、毛瑟枪、Henry 王、咖啡店、通货膨胀、工业污染、电话机、奖章等等；同时，还大量采用内心直白、抽象而直接的理智化抒情。

总之，穆旦是中国新诗史上天才般的诗人，他的出现不是历史的孤立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体现出了中国新诗在 40 年代的历史转换的一种要求。在五四白话诗歌运动中创立的中国新诗经过多种艺术探索，也取得了多种成就，但始终未能解决表现现代生活与维护传统艺术理想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坚持“纯诗”追求的中国现代派诗歌，更多的还是举着“中西融合”的旗帜重新返回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情趣，这一“回归”在离开现实体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逐渐陷入到了褊狭的艺术格局当中。

① 蓝棣之《论穆旦诗歌的演变轨迹及特征》，见《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第 69 页。

② 袁可嘉《诗人穆旦的位置》，见《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第 17 页。

40年代的中国诗歌终于出现了以“野蛮大力来始能抗此数千年传统之重压而更进”的选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艾青、田间等人介入的“七月诗派”和以穆旦为代表的“九叶诗派”。

辛笛、穆旦、杭约赫、陈敬容、杜运燮、唐湜、唐祈、郑敏及袁可嘉等九位“九叶诗派”诗人，先后围绕上海《诗创造》《中国新诗》等刊物发表诗歌与诗论，体现出了一种新的现代主义的诗歌追求：思想倾向上个人意识与社会关怀相结合，艺术追求上知性与感性相结合，并且具有一种相当自觉的“新诗现代化”主张，现代的生活，现代的意象，现代的语言，现代的美学，由此理直气壮地进入到了中国新诗。由此可见，穆旦的出现有着一个时代的中国诗歌发展的深厚背景。

此选本通过选编诗人生平与思想演进几个主要时期的文字，意在让读者看到一个相对完整的“穆旦世界”——主要有三大部分：诗歌经典，近年来陆续发现的散文、评论、书信、日记，最新发现的尚未披露的佚作。作品先后顺序按时间排列。

同许多现代作家一样，穆旦作品版本相当复杂，初刊本、初次结集本，修改手稿刊印本、修改手稿未刊本等等，与一些作家适应不同的政治形势不断修改自己的文字有别，他的修改更多是出于对诗歌艺术本身的考虑。鉴于此，我采用如下的版本择选原则：

一、诗歌作品以诗人最后完成的修订版为准。也就是说，凡是收入最后修订版（1948年诗人自编，2010年1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作品，一律以此版本为准（姑且标注为“定本”），在篇末标注原载刊物及时间、出版社及出版时间，未收入此“定本”的作品则以前的最后修订本为准，从未结集修订过的则采用初刊本。

二、定本与此前的结集本、初刊本比较，文字、标点甚至题目都有不

同程度的差异,呈现它们的差异本来也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然而限于篇幅,也鉴于国内已有学人(如长沙易彬)完成了更细致全面的版本校勘,这里略去,仅对差异很大的少数篇章(如《蛇的诱惑》《梦幻之歌》《神魔之争》《饥饿的中国》等)加注说明。

三、除诗歌外,评论、书信、日记等文字均采用李方编《穆旦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本。

四、其他新发现穆旦作品或根据新面世的版本,如陈越发现《还乡记》、易彬发现的译文《死的密语》,或按照其他版本,如笔者发现的译文《诗的晦涩》《一个古典主义的死去》。《抗战以来的西南联大》一文电子版由易彬提供。新发现的佚作原文若干难以辨认处,一律用□表示。

在编选过程中,得到了易彬、陈越诸友的帮助,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李 怡

2010年4月10日于励耘居

目 录

前言 李 怡 001

诗 歌

神秘	001
野兽	003
合唱	005
从空虚到充实	008
童年	015
蛇的诱惑	017
梦幻之歌	023
在旷野上	026
出发	
——三千里步行之一	028
原野上走路	
——三千里步行之二	030
还原作用	032
我	034

五月	035
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	038
鼠穴	040
中国在哪里	042
神魔之争	045
小镇一日	058
摇篮歌		
——赠阿咪	063
控诉	066
赞美	070
黄昏	073
春	075
诗八章	076
出发	081
阻滞的路	083
自然底梦	085
幻想底乘客	087
祈神二章	089
诗	092
赠别	095
成熟	097
活下去	099
线上	101
被围者	103

退伍	105
旗	107
野外演习	109
一个战士需要温柔的时候	111
七七	113
先导	115
农民兵	117
心颂	120
苦闷的象征	122
森林之魅	
——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	124
时感	128
饥饿的中国	130
诞辰有作	138
隐现	140
我想要走	152
暴力	154
我歌颂肉体	156
世界	159
城市的舞	161
诗二首	163
诗四首	166
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	170
葬歌	173

我的叔父死了	179
去学习会	180
九十九家争鸣记	182
苍蝇	186
智慧之歌	188
理智和感情	190
演出	192
理想	194
听说我老了	197
冥想	199
春	201
夏	203
自己	205
秋	207
沉没	211
停电之后	213
好梦	215
“我”的形成	217
老年的梦呓	219
神的变形	223
退稿信	227
黑笔杆颂	
——赠别“大批判组”	229
冬	231